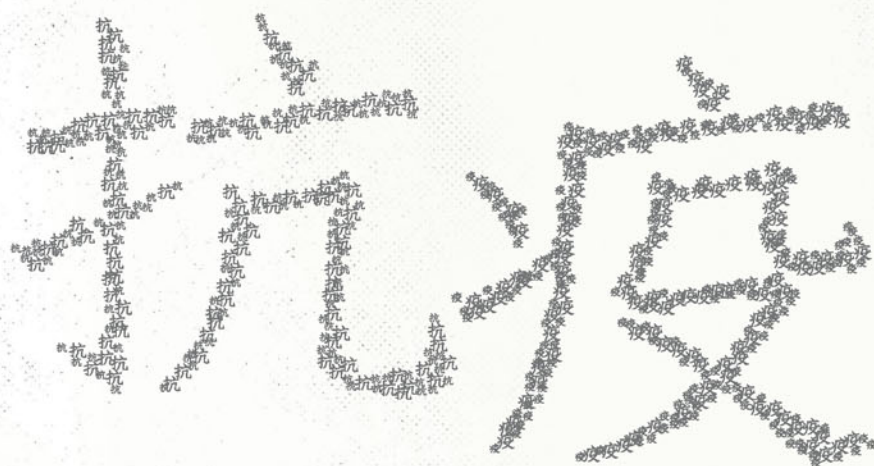


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少外出.....抗疫似乎是個人的事；
捐物資、互關心、齊打氣.....抗疫其實是大家的事。

人間拾



遺

疫情突如其來，社會氣氛低沉，抗疫成了生活日常。今期「人間拾遺」從疫情中找來幾位「過來人」，他們可能也帶着你、我、他的影子，但最重要是，他們讓我們在困難中看到光輝和希望。

首先是前線醫護人員。他們走上抗疫最前線，與確診者近距離接觸，他們不是不怕死，但都認為只有守好第一道防線，才能守護香港。

第二是小學的駐校社工。疫情期間學校停課，學校社工為了繼續支援學生，花盡心思，最後化身網上KOL，幫學生及其家人抒發情緒。

接着是新屋邨的居民。有街坊因為要居家隔離14天，有人毫不吝嗇伸出友誼之手，代為到街市買餸，不辭勞苦，唯怕鄰里吃得不健康。

最後是一位尼泊爾媽媽。她因為疫情失業，又因為缺乏防疫物資而徬徨，最後獲社福機構幫忙，過程中讓她明白親情更可貴，寧願多留時間陪孩子。

四個逆境下的人物，四個讓人從逆境中看到曙光的故事，提醒我們只要抱有希望，互相扶助，定能迎難而上，安然渡過風雨。

主動



前線醫護：我也很害怕

本港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起起伏伏，確診個案由最初每日數宗，逐漸增加至每日過百宗，情況令人緊張。在抗疫前線的醫護人員，工作壓力更見沉重。幸好香港尚有不少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甘願承擔這項艱巨的任務，盼望與港人一起打贏這場仗。

上陣



搶救確診病人 惹「中招」疑雲

六月某一夜，葉永豪醫生說永遠忘不了。

他是威爾斯親王醫院的 dirty team¹ 成員，要直接接觸新冠肺炎患者。某天當值期間，有確診男病人懷疑頸部出血，要到另一樓層做掃描；其間情況突然轉差，急須搶救，但做掃描的地方沒有合適的搶救設備，葉醫生唯有把病人送到急症室。

原來病人因頸部嚴重出血，導致氣管受壓，情況危急，要插喉急救。但對於內科和深切治療部醫生來說，急症室不是他們熟悉的環境，手忙腳亂，插喉過程遇上困難，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就在此時，「天使」出現——急症科資深護士主動幫忙，指示醫生設備的位置，加上耳鼻喉科醫生及時安排緊急手術，當晚成功搶救病人。

驚魂甫定，葉醫生才想起指引提及過，緊急插喉是相對高危的程序，最好不要用於確診病人，未插喉前也應避免用氧氣罩人手輔助病人呼吸，以免增加空氣傳播風險。

「但病人在面前，不能不這樣做。到病人轉趨穩定，才想我們如何是好，是否回家見家人？」葉醫生翌日便發燒，結果在他前一晚搶救過的病人睡過的病床上過了兩晚，幸好之後的病毒測試都呈陰性反應，才放下心頭大石。



坦言害怕 「但恐懼使我警覺」

除了上述那位男病人，還有一位女病人令葉醫生印象非常深刻。「她因發燒入院，第一天還跟我有說有笑，過幾天情況轉差，我替她安排血清治療，後來進入深切治療部，一度好轉不用插喉，但最後還是離世。我由衷感受到生命不是一個數字，他們在我面前真的是有血有肉的，可惜人的能力始終有限，我只能盡力而為。」

今年剛好是葉醫生穿起白袍的第十個年頭，回想2003年沙士爆發時，他還是個中六學生。「家人和住所附近都沒有人染病，覺得疫症距離自己很遠。」到今次新冠肺炎爆發，他已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；疫情初期，他身處英國倫敦醫院深造間質性肺病的治理，「幫不到手，感覺很難受。」

眼見千里之外的香港相繼出現個案，葉醫生猶如熱鍋上的螞蟥，不斷與同事越洋溝通，提出各種治療和醫護裝備的建議。3月中，英國疫情轉趨嚴峻，葉醫生被迫提早結束深造回港。恰巧當時香港個案漸增，醫院加開監察病房，需要更多醫生「入伍」，他便順理成章加入 dirty team。

踏上戰場，與世紀疫症近距離接觸，葉醫生坦言感到害怕，但認為是好事。「心中一絲的恐懼，反而令自己保持警覺，提醒自己感染控制措施做得對不對，例如接觸完面罩有否洗手？我要經常保持衛生，保護好自己及家人。」

註1：Dirty team 正式名稱為「傳染病房隊伍」，英文是 isolation ward team。

另一位主動走上抗疫前線的，是公立醫院急症室護士劉凱文（Cyrus）。今年二月，火炭駿洋邨變成臨時檢疫中心，需要醫護幫忙，Cyrus 第一時間舉手表達意願。「但其他同事太踴躍了，所以選不到我。」醫院管理層知道了他的意願。所以當醫管局決定在鄰近赤鱗角機場的亞洲國際博覽館（亞博館）成立臨時檢測中心時，Cyrus 獲安排成為第一批負責的醫護人員。

「我認為關口才是今次抗疫工作的最前線。能夠第一時間照顧剛下飛機的病人，不是比在急症室工作走得更前嗎？」在亞博館臨時檢測中心，一隊醫護有六至八人，分兩種崗位：負責支援的安全區（green zone），以及全副裝備、直接面對患者的污染區（red zone）。從3月底開始到臨時檢測中心停止運作，Cyrus 在那裡工作了三個星期，一直都在污染區那邊。

不敢回家 怕病毒傳開

那漫長的三個星期，Cyrus 每天直接接觸一班疑似染病的旅客。「我們與這些旅客的距離很接近，要用兩支小棒，直接在他們的鼻腔和喉嚨抽取分泌樣本。後來我們才知道帶病毒的人也未必一定有病徵。」

所以，就算每天都有全副裝備：帽、面罩、N95 口罩、個人保護衣、手套，他們所有醫護都不會回家休息，以免在不知自己是否已經受感染的情況下，把病毒帶到社區。「醫管局有每天五百元的資助，我們自行選擇酒店。我選了一間荃灣的酒店，因為較近檢測中心的東涌、機場酒店都偏貴。」Cyrus 笑笑說。

Cyrus 原本跟家人同住，在臨時檢測中心工作的日子，豈不是不能見面？「不見較好，無謂感染他們吧。要堅持，不能因為想見面，就把可能的感染鏈傳開去。」Cyrus 說，在酒店其實很悶，為了減少接觸，他們只能乘搭專車去工作時才能見面交流，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個人待在酒店房間。

記憶猶新 不欲沙士重演

疫情爆發後，境外人士仍繼續來港。「當知道旅客只需自行填健康申報表時，我真的很憤怒，我覺得不應將把關的責任全推到旅客身上。如果旅客不自律怎麼辦？受影響的是本地人和前線醫護。」Cyrus 說得激動。

「在臨時檢測中心工作的時候，遇過不少不合作的疑似患者，着他們留分泌樣本時百般不願，有些人更沒有保持安全距離的意識。」Cyrus 笑說那三個星期看盡人生百態，但無論如何也要完成任務，守住第一道防線。

這次新冠肺炎疫情，勾起不少港人對沙士的記憶。「2003 年沙士奪去 299 條人命，香港人沒有忘記。」Cyrus 說當年他念中七、應考高級程度會考（A-level），「其中一個試場位於牛頭角淘大花園附近。那時候街道蕭條，十室九空，兩節考試之間的午飯時間，我走了很多條街才找到食肆。」

每個人對沙士那一年都有獨特記憶；每個人都都不想這樣的大型疫症重演。感謝所有無私奉獻的醫護人員，他們站在最前線與病毒搏鬥，求治病患，守護香港。



急症室護士
主動守前線